

“只有警察知道”

最畅销系列
汹涌来袭

空气里

你的人际环境

你的社交氛围

甚至是与你

某些人的恩怨

纠葛正在

紧张发酵

马拓
著



刑凶笔记



马拓作品

“只有警察知道”

最畅销系列
汹涌来袭

刑 X 笔 记



马拓作品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A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只有警察知道：刑凶笔记 / 马拓著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404-7186-6

I . ①只… II . ①马…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0111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文学·悬疑小说

只有警察知道：刑凶笔记

作 者：马 拓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 任 编 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蔡明菲 潘 良

特 约 策 划：邢越超

特 约 编 辑：李乐娟

营 销 编 辑：李 群

封 面 设 计：嫁衣工舍

版 式 设 计：李 清

内 文 排 版：百朗文化

出 版 发 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字 数：236 千字

印 张：20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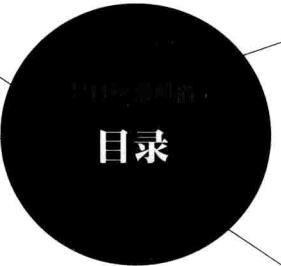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7186-6

定 价：3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目录

第一章	厕所隔间杀人事件	001
第二章	恩师遇刺	031
第三章	毒杀就在邻里间	049
第四章	闯大祸	083
第五章	理发之死	105
第六章	葬礼风波	129
第七章	这个任务太奇葩	153
第八章	动物医院的神秘坠楼	163

目录

第九章 捱心的求婚	211
第十章 最后的部署	245
第十一章 惊魂夜	269
番外	305

第一章

厕所隔间

杀人事件

刑侦支队的厕所里传来阵阵歌声。歌声嘹亮，咬字凶猛，就跟军队里拉歌似的。楼道里偶尔经过几个人，都朝里面窥视。一民警带着俩女事主经过，女事主听见捂嘴直笑，民警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狠狠地瞪了那门里一眼。

孙小圣在门里旁若无人地唱着，一只手拿着梳子使劲捣鼓着眉毛上面的几根刘海儿，想着把脑门子那块疤遮住，另一只手揪扯着总是打不正的领带。薛队要带他去外文学院给学生们搞演说，主要是普及一些法律和安全防范知识。刑侦支队答应教委有半年了，孙小圣也盼了半年了。正巧死对头李出阳出差了，他可以大张旗鼓地去刷刷存在感。而且他还是单身，想凭着自己强大的气场俘获某个女学生的芳心呢。所以说，自信这东西有时候也挺害人的。

薛队夹着一个文件袋进来，迈着外八字，走得有点儿摇摇欲坠。看见孙小圣还在镜子前刮胡子，他把文件袋往盥洗台上一摔，孙小圣不知从哪儿搞来的发蜡一下子掉到了洗手池里。

“从我开会之前你就在这儿捯饬，你就是刮成个太监，也没有当大总管的命！”

生物界越卑微者就越顽强，孙小圣就属于越被骂越欢实的那种。他笑嘻嘻地说：“薛老大定律第三条：如果回来就摔东西，那么不是会上挨了骂，就是会后做检查。可怜呀，我一个基层小刑警，除了抓人破案，还要当领导的出气筒，但凡心眼小点儿，早就死个十回八回了。”

薛队往墙上一靠，点烟：“你知道个屁。灭门案已经第二起了，而且很可能和上个月那起案件是一个凶手。”

小圣傻眼了，拿梳子的手定在空中：“连环的？连环灭门？什么仇

什么怨呀这是？”

薛队吐着烟雾：“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作案手法相同，却没法确定两家人的关系。也就是说，被害的那两家人，在社会上没有一点儿交集。所以嫌疑人的排查就很难。李出阳可能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再细说吧。本来没想让你俩进专案组，但人手实在不够。”

小圣最讨厌李出阳了。只要有那家伙，他就不自在。李出阳和小圣是同龄、同学、同事而且还是同性，好像天生就是用来互相比较的。这种设定让小圣既抓狂又无奈，因为不比他不甘心，比了又是自取其辱。李出阳帅一些、聪明一些、从容一些，虽然哪项指标都不过硬，但东拼西凑还就成了大优势，身上的光环像探照灯，晃得小圣找不着北。在学校时还不明显，工作之后小圣深感自己后劲不足，经常在业务上被李出阳完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既惹不起也躲不起，明知山有虎，身后无退路。都说一山不容二虎，其实真正不容的是老虎和它的猎物。

小圣也知道李出阳一回来，自己又该被生吞了。也就是说孙小圣的自在日子，将在今晚画上句号。他顾不得继续贴花黄了，七手八脚地归置好东西，跟薛队上了车，直奔外文学院。他哪知道，就是这么一个自认为是福利的机会，彻彻底底给他玩了把惊魂。

这几天外文学院正在进行期末考试。小圣和薛队是和大一的学生们进行互动，而大二、大三的学生还在同一幢楼里考试。底下坐着一大片黑压压的学生，颇有些阵仗和规模。小圣刚才在车上雄壮的表演欲渐渐萎缩，腿肚子暗觉转筋，走路都机械了。好在薛队见过世面，一直主导着讲解，一会儿讲案例一会儿说法条，孙小圣则坐在旁边成了递材料的丫鬟。

小圣只想好好当丫鬟，但无奈底下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领带系得又紧，好像得了大脖子病，扭头都发涨。过了会儿他又暗觉鼻子不对劲，貌似出门前鼻毛没清理干净，人中那里总有一种悠悠的触碰感。他想，坏了，莫不是露出来了，于是赶紧上手，想着给塞回去，没想到手指一进一出，竟然……拖出一大条鼻涕。

薛队刚刚讲完一起女生被害案，拿杯子正喝水，下意识地扭脸看了眼孙小圣，“噗”地一口水喷了出来，话筒“轰隆”一声就倒了。底下人全都循他目光看去，全场乐成一片。

千人之前，身穿制服，手持鼻涕，小圣成了当之无愧的明星。提问环节，几乎没人搭理薛队，全奔小圣而来。

“孙警官，您能给我讲讲您警察生涯里最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抓人吗？”一个看起来挺好事的女生率先行动。

小圣想，我比你大个三四岁，你就管我叫“您”，还什么“生涯”，不是眼神儿不好就是蓄意调戏。流个鼻涕你就如此亢奋，我要是真正要起宝来你还不尿失禁。想罢气运丹田，非要给她讲个货真价实的警察故事。

他清清嗓子，找准了汇报英雄事迹的脉：“我给你讲讲我实习时在便衣支队抓贼时的经历吧。有一次我和我的同事在公交车上盯了一个贼，就等着他下物儿，哦，也就是偷东西，他不下手偷，我们没办法抓嘛，现在就讲究证据，没有证据不成方圆，这不仅是法律规定，也是行业准则。原先我在警校时的老师就说过……”

底下还是那片黑压压，有一些窸窣的响动，小圣全盘过滤，陶醉其中。薛队拿脚踢踢他：“你跑题了。”

小圣会意：“接着说抓人的事。当时那个贼是自己一个人，本来很

好下手抓，但因为公交车上的人太多啦，把我和同事都挤散啦。我的手铐别在腰上，忽然一个急刹车，全车人都向我这方向挤过来，我没辙，双手使劲扶把手，使劲一吸气，铐子就掉进裤子里去了。”

讲到这儿底下就安静多了。大家听得都很认真，但都是一副准备起哄的架势。

“幸亏当时我裤子不肥，要不然铐子就从裤腿掉出来了，如果真的掉出来，人那么多，我捡都没法捡。当时我也一时掏不出来，除非解皮带，那太麻烦了。就在这时，那贼已经下物儿了，我和同事赶紧挤过去抓。正巧公共汽车停车开门，我同事下车去追那贼，我就赶紧也把失主带下车，让她在原地等我。等到我追呀追呀，赶上我同事和贼时，他俩正扯在一块儿准备开练。那贼手握一卷报纸，看上去像是刚刚买的晚报，结果一挥起来我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原来那里面裹着把刀！”

他颤着胳膊比画了好几次，越比画越大：“足有这么，这么，这么，长！”

底下有声音质疑：到底是报纸还是壁纸？

小圣才不理，继续说：“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和同事都没有反应过来，等贼拿着报纸卷砍过来，我同事下意识地用胳膊一挡，当时正是夏天，都穿着半截袖，我眼见血从我眼前喷了出来！当时都没意识到是血，都没认清是红色，就看见一片黑雾，跟喷漆似的！你想啊，那位置正好是人的大动脉呀！”

学生们都彻底被征服了，好多女生都揪心地托着下巴，好像在看着自己追捧的男明星和那个贼决斗。

“我当时也吓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啊！谁在那工夫还能有策略呀，

再加上旁边还有路人，有的围观有的尖叫，乱作一团！”小圣唾沫横飞，薛队必须侧着身子腾出空间供他发挥。

“正巧我边上有个隔离墩，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抄起来就往那家伙身上砸。隔离墩是铁的，我当时也后怕，万一砸到脑袋砸死了，我还成防卫过当了。结果还好，砸到了那家伙的脚，给他疼得哟……那狼狈样……”小圣做出一副疼痛难忍的表情，舌头都吐出了三寸，吸溜着气，跟嘬了口芥末油似的。

小圣吸溜得嗓子发干，拿起水杯子咕咚咕咚喝水。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底下有人等不及了。

“后来我就趁着他喊疼，在一秒钟之内冲上去，把他的刀夺了下来，用手铐把他铐在路边隔离带上，然后带着我同事去了医院。我同事福大命大，没什么大事，最后那个贼也被刑拘了！”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小圣顿觉自己身上金光万道。

“等一下……”有个眼镜男缓缓站起来，“你刚才说……你的手铐还在裤子里，你一时掏不出来，怎么可能一秒钟之内制伏那个嫌疑人，又把他铐住？……”

小圣愣了神，怪只能怪自己那么实诚地铺垫！

“我，我在抄隔离墩时，力气太大，裤子开裆了……”

“也就是说，你是从裂开的裤裆里掏出的手铐？”

小圣默认了。

全场沸腾了。

老薛崩溃了。

混乱过后，一大堆提问又接踵而来。

“孙警官，请问女生要怎么提防色狼？”

“孙警官，请问男生要怎么提防色狼？”

“孙警官，中午吃了食堂的饭拉肚子了，能举报厨子吗？”

“孙警官，请帮我设计一个让大妈们既能欢快地跳舞又不占我们篮球场地的阵型，可以吗？”

慢慢地全成了赤裸裸的调戏，会场成了欢乐的海洋。薛队幸灾乐祸，小圣难以招架，求饶地说：“我，我先去趟卫生间。”

小圣早上吃了一屉包子，刚才大会上又灌了多半瓶矿泉水，肚子里还真闹了动静。平时他如厕都是自然而然地去，肠子带路，都不用走心。今天特地当众宣布自己要上厕所，生理上有暗示，出了门就憋不住了，走路都内八字。他一边松领带一边找厕所，可巧这层卫生间坏了，他只能跑到楼下去解决。

楼下和楼上格局一样，小圣进了卫生间，习惯性地蹲下后先掏手机。正巧同事黑咪给他发来一条段子，写得特别逗，他想下载，又发现此处没网络，于是干脆给截了屏。

截屏和照相一样，爆出“咔嚓”的快门声。与此同时，隔间传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小圣条件反射地浑身一激灵，一下坐在了便池中。紧接着自己隔间的门开始疯狂被踹，好像千军万马要闯进来。

“有色狼偷拍！你给我开门！”

小圣吓坏了，分明是一个女声。他想自己不会这么倒霉吧，晕头转向进了女厕所？

他赶快提上裤子，顺着门缝往外看，发现外面是个胖子，窥斑见豹，就更不敢开门了。要怎么说？自己穿着警服进了女厕所，就算是清白的，那不也成了千古笑谈了吗？再听门口那位的动静，仿佛已经抓狂

了，再不开门恐怕就要拿炮轰了。

小圣擦擦汗，尽量从容地把门敞开一道缝，还没看见人影呢，一只手就伸了进来，精准地抓住了他的领带。这该死的正装！

门口这位自以为遭受了失身之辱的胖女生，短发圆脸小噘嘴，怎么看怎么是个修炼多年内功深厚的主儿。她看见小圣又瘦又干还穿着警服，反倒没了滔滔怒气，转而大肆奚落起来：“哟嗬哟嗬，这年头色狼也够拼的，扮演起警察来了，怎么着，想玩儿制服控吗？你瞧你那副猥琐样，走，跟我去见见真警察！”

这家伙力气奇大，小圣又不敢碰她，怕再招惹一身不是，只能堆出一脸笑意：“我，我就是真警察……”

“你是警察？我还是世界小姐呢！怀里揣个死耗子就冒充打猎的，跟我走，要不我就报警了！”

小圣百口莫辩：“那你报吧！”使劲仰着脖子跟她拔河。

胖女手一松，小圣飞坐到隔间的台阶上，屁股升腾起一阵火辣。胖女一摸兜：“完了，考试呢，老娘没带手机。”

小圣把手机掏出来，刚要给她解释，不料她又原地号叫起来：“有色狼啊！色狼偷拍啊！快来人啊！”那样子不像呼救，活脱儿一个吆喝卖菜的。

胖女见洗手间深处的一个隔间锁着，赶紧跑过去敲门：“姐们儿姐姐们儿，快出来，有色狼偷拍，色狼还穿着警服，咱们给他抓起来。”

小圣刚才被胖女摇得七荤八素，刚得空喘口气，忽然发现对面是一排小便池，如获至宝地叫起来：“喂喂喂，你们学校够前卫的呀，女厕所还带小便池？还是你们学校女生有着与众不同的专长？”

胖女也傻眼了，歪着脑袋看了好几秒，手却敲木鱼似的没停：“咱，

咱们把他抓起来，开门，哥们儿。”

小圣跑到门口一看，笃定这是男厕，理直气壮地走到胖女跟前阴阳怪气：“虽说 I 干警察也没两年，但什么倒打一耙呀，恶人先告状呀，见得也多了，但如此丢脸跌份儿在先，还能这么精力充沛地胡搅蛮缠，你是第一人，真应该跟我上你们这个大讲堂说说你的心路历程以及进化和蜕变史。我是你们今天的主讲人，我可以帮你好好分析分析，也请你的同学们记住这难忘的一课。”孙小圣笑意盎然，胖女绷住一脸恨意，显然有些进退两难。

“我记得这儿明明是女厕呀！横不能，我一进来就改头换面了？”

小圣懒得跟她掰扯，整理好领带，冲她不无挑衅地做了个再见的手势。

胖女陷入了回忆：“刚才我提前交卷，就出来了，然后就来了这儿，明明记得没有走错呀……”

小圣说：“莫要着急，你这是早期，还有救。”说完抬脚就要走，胖女一把拽住了他。

“我知道了！”胖女扭身到了小圣面前，仰着头，鼻子眼儿呼呼冲着他，跟要表白似的，“我知道了，刚才，我考完试脑子晕晕乎乎，尾随着一个女生就进来了！前后没几分钟的事！”

小圣说：“好吧，我信了，再见。”

“别别别，你听我说完，警察叔叔！”

“我哪儿是什么警察呀？我是假的，那叫什么……烤瓷的！”小圣一时有点儿不明白这个词，脑子里出现一幅自己化作一尊瓷娃娃摆在书架上的画面。

他的领带又被她牵住了。他猜此女家一定养狗，见谁都想遛遛。

“我有点儿害怕……”胖女声音忽然小了下来。

她一颤，小圣也正色了：“怕什么？”

“我尾随的那个女生，应该就是里面这个……”她指着她敲了半天的隔间门。

那个隔间一直毫无动静。

他们争论了半天，里面依然静如死灰。

小圣愣了一下，使劲笑了一声，形成一个挺没意思的节奏：“肯定走了，你以为跟你似的，磨蹭来磨蹭去，还疑神疑鬼。”

“锁着呢……”胖女指着把手。

一股寒意爬上小圣后背。听上去确实有点儿邪门，他也不能完全装傻充愣，于是也上前敲敲门：“有人吗？……需要帮忙吗？”他自己都觉得这么问格外犯贱。

还是没声音。小圣耸耸肩，和胖女大眼瞪小眼。

胖女说：“撞门。”

“你要干吗？”

“我倒要看看，是谁引我进了男厕所的。”小圣一阵汗颜，心想，我以为你出发点多高呢。

小圣见那门下有道缝，便跟胖女说：“你替我作证啊，我是担心里面人的安全才偷窥的，你得帮我作证，别又说我色狼啊烤瓷啊制服控什么的。”

胖女说：“谁说我抽谁。”

小圣半趴下，眯着眼朝门缝里看去。这一看，他浑身像通了电，头发都站上军姿了。有两只分明是已经瘫软的脚在门缝里一左一右地横着，鞋底朝外，接连着一副同样软绵绵的躯体。横条的视野里明暗分

明，卫生间白森森的光线和斜拉出的矩形阴影，形成了一种格外恐怖的排列。要不是被身上的制服强撑着，小圣真想拔腿就跑。

胖女生还不忘在一旁渲染气氛，小声问：“怎么样，看见人了吗？”说罢干脆自己也趴了下去。

楼道里的铃声骤然响起，夹杂着胖女的猛然尖叫，爆裂而惊悚。

小圣超负荷的心脏给双脚打着乱七八糟的节奏，穿过菜市场一样的楼道去上面找薛队。他带着薛队下来时，卫生间已经被学生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叫喊声、议论声、电话声，把卫生间吵出了大排档的动静。薛队联合校领导轰出了所有人，再一看，那扇隔间门已经不知被谁砸开，里面一个女生四仰八叉地半躺着，脖子上吊着根绳，上端系在水箱的管子上。

那女生双目紧闭，面部青紫，嘴微微张着，已经不太包得住舌头。旁边一个样子像是保安的人跟校领导说：“那边还有一个！”

小圣扭头往那角落里一看，刚才那胖女生晕倒在小便池畔，旁边一个男生在给她掐人中。

薛队拧着眉头走进隔间看了看，小声跟教务主任说：“人已经死了，给医院打电话吧。”

教务主任抽搐着脸，分分钟能把眼镜震下来。薛队也顾不上理他，转脸问小圣：“是你第一个发现的？”

小圣指指那边团成一团的胖女生：“还有她。”

薛队过去问话，可巧胖女恢复意识，猛推一把薛队：“闹鬼了闹鬼了，我见鬼了！”

小圣想，越是亢奋的人就越容易疯，便离得远远的。